

你我心中的政治

去為民請命，最終目的是讓我們的生活得到改善，讓我們過上幸福的生活。

只是，現實的生活和我們的期望往往是相反的。我相信許多香港人和我一樣，早已不記得立法會應該有的樣子，如今當我們談到立法會的時候，只會和混亂、衝突、拉布、流會等詞語聯繫起來。反對派的議員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立法會搗亂。

自新的立法會會期開始以來，反對派議員全部變成攪炒議員，用「拉布」的方式來進行「攪炒」，至今四次立法會議事已經點了八十次人數，浪費約十四小時二十分鐘的會議時間。有一些反對派議員使用「小學雞」方式搗亂，如民主黨議員黃碧雲及尹兆堅在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選舉時將不屬有關委員的選票悄悄放入投票箱等等。

半澤直樹在對於政治人物和民眾的關係，也有一段描述：「人們為了不被苦難壓垮咬緊牙關死命撐下去，用盡全力地度過每一天，那是因為我們相信，總有一天，能讓人們露出幸福笑顏的光明未來，一定會來到，去接近和支持這樣的人民，幫助他們，才是你們政治家的職責吧，但你卻忘記了自己的使命，對人民視而不見，看到的只有自己的利益」。儘管半澤



▲日劇《半澤直樹2》劇照 資料圖片

直樹說的是日本政治黑暗的一面，但把這個描述放在香港的反對派身上簡直就是真實的一面。

事實上，多項民調已經顯示，香港的市民也已經受夠了這樣的立法會亂象。香港研究協會最新調查就指出，有五成七受訪者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自立法會於十月中復會以來的整體工作表現表示「不滿意」。楊岳橋、郭家麒、郭榮鏗及梁繼昌因不真誠擁護基本法而在七月被取消立法會選舉的參選資格，有六成二受訪市民認為四人目前的議員資格亦應被取消。

民意已經如此清楚。也難怪一眾反對派議員威脅倘若真的被DQ就會總辭之後，他們得到的反應是被港人恥笑。

涼山州谷堆林場今昔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前不久，在深圳特區成立四十周年的慶祝大會上，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再次強調這個道理。

這讓我聯想到年少時生活過的地方——四川省涼山州谷堆林場。

那次是離開林場三十多年後的一次回訪，原始森林已經轉化為人工新林。「樹木的胸徑都長到三十多公分了，高寒地區，難得。」面對崇山峻嶺的日本落葉松，同行的前輩羅永秀和葉光擴夫婦興奮地說。當年，他倆和一批從四川林業大學畢業的同學，到了「祖國最需要的地方」，成為林場從原始作業到實現機械化的領頭人。那時的說法是「知識分子到基層與農相結合」，林業大學畢業到林場，恰好處。

谷堆林場位於大涼山上的彝族自治州，原始木材以雲杉為主，雲杉材質堅而柔，紋理細而直，是我國製造樂器、汽車、輪船、飛機以及提取優質木纖維的上等用材。林場的古樹動輒高度百多米，樹齡幾千年，人站在一棵砍下的樹木兩旁，你看不見我，我看不見你。記得有一年林場送一節雲杉木到成都參展，粗壯的樹段冒出車廂，如一頂高聳的車篷，一路招徠人們觀望。

說起來我家也為那「金山銀山」作出了貢獻。



四川涼山州一景 資料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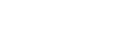
朋友的煩惱

早幾天一位朋友在群組留下訊息說，她的兒子失蹤，兩天沒有回家，電話不接，社交平台轉成私人狀態，大概是她不願意讓她推斷行蹤。她依循一般做法，首先聯絡兒子的朋友，結果如她所料，問不出什麼。她報警求助，警察吩咐她回去等候消息。

等待是煎熬，是折磨，朋友沒有上班，吃不下飯，依靠安眠藥才勉強睡下幾個小時，醒來以後，渾噩守着電話。讀她留下的文字，可以想像她憔悴的面容。我們除了安慰她，就像背誦台詞一般拋出一堆什麼「不用擔心，不會發生意外」、「兒子到外面消遣一下，快回來了」、「你要照顧自己」，諸如此類。我也不能例外，難道我有能耐為她搜索兒子嗎？沒有。除了不斷登入群組，查看有否最新消息，閱讀她的訴苦留言，心裏牽掛，我只有默默祝福她，實在想不到實質方法幫助她。

我相信這個年輕人是有意計劃離家出走的，因為朋友想起，兒子把心愛的模型統統賣掉，這分明是為了籌措現金。要是我的推測正確，這孩子對待母親實在殘忍。當然，我不可能直指朋友疏忽，注意到兒子不尋常的行為，卻置之不理。有人提問，兒子會不會出國了。她堅

柳絮紛飛 小冰



父母當年分別在林場的子弟校和營林段工作。營林，大概是營造森林的簡稱，那時谷堆林場奉行伐木育林雙向走的路線。營林人在原始森林裏披荊斬棘，開荒平地，播種育苗，植樹除草，年復一年地扶持幼苗成長。

「這樣沒完沒了地育林，你們何時才是個頭呀？」「北方的森林是亮腳林，地面乾淨；我們南方的森林長滿灌木，枝蔓叢生，不育林，樹苗怎麼長？等樹苗高過灌木了，才停止育林。」記得我和父親曾經有過這麼一段對話。那時我年少性子急，常常嫌棄高原上的樹木長勢太慢，嫌棄林場環境太艱苦、太枯燥、太平淡，嫌棄林場人的生活節奏慢條斯理。

涼山人大概明白，上世紀的谷堆林場不是一個伐木場，她實際上又伐木又造林。我想，如果當年不造林，不「勤勞肯幹」，哪來那連綿起伏、風景如畫的落葉松山脈！哪有那「綠水青山金山銀山」！

千里迢迢去為長眠林區的父母掃墓，驚見原始森林換了新貌。心中激動，離開林區前，我仰頭大聲告訴在天上的父母：「那些幼苗已經長成林！」於是，我彷彿看見他們欣慰的笑容，彷彿聽見他們回應我「真好」！

如是我見 承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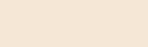


幸福的政策」。

什麼是「政治」，恐怕每一個人的定義都不一樣。即便你打開谷歌去搜索，都沒有一個統一的答案，有人說，政治（Politics）是「指政府、政黨等治理國家的行為」，而有人更加直接地說，「階級、政黨、社會團體或個人參與的國內外的鬥爭和活動。主要是奪取、建立、鞏固國家政權的鬥爭，以及運用政權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活動」。

不過，上述的兩種解釋，應該是寫給那些從事政治工作的人看的。對於我這種普通百姓而言，政治就如半澤直樹說的，是「去思考能讓人民的生活變得更豐饒幸福的政策」。就像在香港，我們會通過選票，去支持某個政治人物進入立會，期望這個人能夠進入到體制當中

尹子玉言 小杏



十一月七日，立冬，香港最高氣溫三十攝氏度，北京已開始供暖了。天氣此熱彼冷堪比環球政治氣氛複雜多變。

近一周來，美國大選如同「過山車」跌宕起伏，令媒體和吃瓜群眾操碎了心：各種即時跟進報道，各種評論連篇累牘，有公眾號整理出《美國大選吃瓜時刻表》，雅虎推出《Presidential Election》網絡即時統計。TVB新聞台小螢幕二十四小時滾動更新兩個老頭的得票數，並在美國地圖用藍紅色標註各州選情。朋友圈有人差不多每半小時發一條評論，各個群都在討論。一周後的今天，雖然媒體已宣布拜登獲勝，但餘波未平。

這場選舉極富戲劇性：大選當日下午三點半，計票工作遠未結束，兩者得票顯示拜登二百二十比特朗普二百一十三時。後者就繃不住了，迫不及待發表演說稱自己「勝出」，而此時，其得票數明明是落後的，只不過暫時拿下了佛羅里達、俄亥俄、得克薩斯等幾個搖擺州。朋友因在京出差只見果未知因，一時懵圈了：咋回事？這就贏了？

一覺醒來，形勢反轉：隨著開票率升高，拜登後來居上，先後贏下威斯康星、密歇根「鐵鏽帶」，兩者票數二百五十三比二百一十四。至當地時間七日上午（大選過去四天後），仍然有佐治亞、內華達、北卡羅來納和賓夕法尼亞四個州的計票工作尚未結束，但從已開出的大部分票來看，拜登領先。據美聯社、Fox統計，拜登二百九十票比特朗普二百一十四票；紐約時報統計是二百七十九比二百一十四。這令人眼花繚亂的數據，是由於美國大選沒有一個全國統一機構匯總結果，一直是由各州自行計票，媒體根據所收集資料作出判斷，而各媒體收集數據採用不同模型，所計算結果也有所不同。自一八四八年來，美聯社的統計結果被公認為更權威，目前各方報道均採信美聯社統計結果。

目前這齣連續劇的劇情是：英、德、加、法等國領導人向拜登表示祝賀。特朗普不服，表示將發起訴訟。他在twitter稱大選有「貓膩」，好玩的是twitter公司在其條目

吃瓜記



十一月七日，拜登發表勝選演說時，在紐約時報廣場觀看直播的民眾反應 美聯社

下標註「This claim about election fraud is disputed」（「此條目所稱選舉『作弊』說法存有爭議」）。還有個別州計票仍在進行中。拜登開始從防疫工作着手上任準備。

從程式上，還有一些過程：一是「十二月第二個星期三之後的第一個星期一」（今年是十二月十四日）召開選舉人團成員會（這段話既燒腦又考驗肺活量）；二是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國會正式統計選舉人團票並宣布勝者；三是一月二十日獲勝的總統與其競選搭檔宣誓就職。也就是說，最終官方大選結果需要選舉人團投票後才能確認。

許多人認為，近幾年是美國內戰以後最為撕裂時期。從此次大選得票數看：一個獲得逾七千六百萬票，另一個也超七千萬張（兩者得票均超歷史紀錄）；從六個搖擺州得票率看，兩者得票率均在百分之五十左右徘徊，最大差距為七至八個百分點（俄亥俄州拜登四十五點二比特朗普五十三點四，新罕布爾州拜登五十二點八比特朗普四十五點六），最小差距不過零點幾：亞利桑那州四十九點五比四十九，佐治亞州四十九點五比四十九點三，賓州四十九點八比四十九點一，拜登僅以微弱優勢勝出。從社會氣氛看，雙方擁護情緒激昂，紛紛買槍，一方用來施壓，一方用來自衛。點票期間，速度慢的幾個州成了最後一根稻草，「特粉」背着槍湧進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亞利桑那州府鳳凰城，在計票中心外高喊「趕緊數票」。所以這幾個州誰都不想做宣判特朗普完蛋的惡

往來千載間

近日，「往來千載間——白石、悲鴻、大千的世界」主題展在重慶江北區舉行，展出齊白石、徐悲鴻、張大千的四十七幅真跡作品，包括齊白石的《蛙聲》《群蟹》《蝦》、徐悲鴻的《奔馬（送白石）》《立馬（冬日）》《群鷄》、張大千的《天外三峰》《黃山》《羅浮曬布台》等傳世佳作。展期至明年一月四日。

圖為觀眾在徐悲鴻作品《立馬（冬日）》前駐足留影。

市井萬象



中新社